

我站在南外滩的滨江岸线，遥望彼岸，看见了东岸那片滨江绿地，那里曾经是上海最大的煤栈码头……

海上记忆

楼耀福

1

年轻的时候，我曾无数次地从浦西董家渡摆渡过黄浦江。出塘桥轮渡站，两侧是上海港务局第七装卸作业区，简称“上港七区”，那是上海最大的煤炭装卸码头。

上港七区岸线南起南码头，北到杨家渡，码头分为“南栈”“中栈”与“北栈”。塘桥路在中栈与北栈之间，塘桥路南侧为“中栈”，北侧为“北栈”，“北栈”有张家浜码头和老白渡码头。

轮渡快靠岸的那一刻，是观赏煤栈全景的最佳时间，高高堆起的煤像一座座山一样，大型塔吊像一个个巨汉站立在煤山前，抓斗像是塔吊巨汉的一只大手。岸边停着的几艘巨轮等待着卸煤，而排着长队的驳船等待着上煤后驶向四面八方。煤栈全景恢宏壮观，但那时若乘坐轮渡从浦西到浦东，逢晴日东风，乘客却全无观赏的雅兴，会纷纷从船头躲进舱内，只为避免风裹挟着煤灰落在身上。

我的一位朋友年轻时是上港七区装卸工，他回忆进港区后第一次在巨轮上抄煤的情景：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手执铁铲，从巨轮角落落把煤炭抄向船舱中央，以方便大吊车的抓斗抓取。一天劳作之后，他浑身黑黝黝，必须去洗澡。更衣室在北栈，浴室在中栈，洗澡必须先去北栈张家浜码头更换洗衣服，再穿过塘桥路，到中栈的职工浴室。这时恰逢轮渡靠岸，乘客们看着他和他工人们穿越马路，担心自己干净的衣服会擦碰装卸工身上的煤灰，很主动地避开让路。

2

那时的塘桥路是弹砾路，弹砾石之间的缝隙全是煤屑。天气干燥时，行走其间，会扬起薄薄的一层煤灰，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煤炭的气息。有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沿路扫集弹砾石之间的煤屑，回到家里用来做煤球，足够让你们家的煤球炉烧一天的饭菜。逢雨天，路面全成了煤浆，若有小水塘，水塘就成了墨池。倘若你穿一双白色的回力球鞋，在这条路上走上一小段，白鞋很快黑得乌黑。有调皮的小孩赤脚在路旁水塘嬉闹，踢溅起的黑污水常常让你躲避不及。

从轮渡口沿塘桥路前行，两侧有煤栈的简易工棚，有围墙，门口有铁皮制作的招牌，半圆弧形，横在两侧砖砌的门柱上，“义泰兴煤栈”的字样虽已褪得很淡，但当时还依稀可辨。上港七区的前身曾经是义泰兴煤栈，1918年前由实业家刘鸿生创办。

煤栈的职工来自安徽、苏北、山东、湖北等地，成家后在附近落户，或租房，或择地自建简陋茅草房。我有一个同学，父亲在煤栈做工，家住在塘桥路北侧的茂兴支路。塘桥以“茂兴”命名的马路有三条：茂兴路、茂兴北路、茂兴支路。茂兴支路最窄，仅一米来宽，泥地上铺设简陋的石板，不平，行人走过，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还有一条老白渡南路，我每天上学都经过。西侧靠黄浦江的是上港七区煤栈，水泥板砌的围墙上架设铁丝网，透过缝隙，可以看到煤堆如一座座小山。路的东侧是农田和一个叫麦家宅的小村落。在向北通往高资路之前，必经一片搭建的茅草屋，住户中不少人也在港区煤栈打工。

# 黄浦江边，曾经的煤栈码头



当年的上港七区俯瞰 顾永禄 摄



如今的艺仓美术馆正是由老白渡码头煤栈改造而来 图源：“艺仓美术馆”公众号

3

张家浜路和老白渡南路转角处有一家茶馆，门前是一个小小的菜市，对面是大饼摊。早市的茶馆很热闹，卖完菜后收市的农民和煤栈上完夜班的工人成了茶馆的主角。

中栈码头、张家浜码头的夜班工人下了班，从塘桥路折入新华香料厂围墙外小路，沿河走到划子船码头，花一分钱摆渡，上岸，然后在大饼摊买一副刚出炉的大饼油条，在茶馆小憩。他们的工作服上粘着煤灰，身边还带着红棒，黄铝锤。一壶茶，一副刚出炉的大饼油条，打发一夜劳作之后的饥饿和疲劳，回家之前的这一刻，也许是他们最享受的时分。

茶馆的这一幕情景，我几乎每天都见。菜农的浦东本地口音和煤栈工人的苏北口音互为交杂，他们背后，茶馆老虎灶袅袅升起水汽，白雾一股，这个画面，在那些年司空见惯，现在回忆起来，只觉烟火气满满，生动又极富生活气息。

1963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北栈”放映露天电影，是彩色故事片《绿洲凯歌》。我们兄弟和弄堂里的小伙伴们前去观看。我们坐在黄浦江边，一侧是江面上的一艘艘巨轮，另一侧是起伏成堆的煤山，江风习习，倒也凉快。看完电影回家，姆妈看到我们兄

弟的汗衫上、面孔手臂上都沾满煤灰，吃了一惊，赶紧盛了一盆盆水，让我们擦洗干净再进房间睡觉。我用手指抠了一下鼻孔，抠出黑赤赤一团，方知鼻孔里满是煤灰，像是两根烟囱管道。

4

1965年，我离开浦东去嘉定做工，工厂刚从上海市区延安西路、番禺路迁到嘉定，与南门横河两岸的嘉定农机厂、农具厂合并。河东为原先的农机厂，



塘桥轮渡站旧影 图源：图湖上海一公众号

腌笃鲜

## 老上海的当铺

典当也称当铺或押。旧时以收取动产作为质押，向抵押者放款的机构。

中国最早的典当为南朝由寺庙经营的当铺，称为质库。唐朝典当由官吏和贵族垄断。及至宋朝，始由民间经营。明代中叶以后，典当已非常普遍。清朝，典当业规模比以前更大。有的地方还用公款开设官营当铺，官款也有存入当铺生息的。信用好的当铺发行随时可兑现的钱票和定期付现金的银票。在近代官银号设立之前，当铺也成了半官方的重要信用机构。

上海的典当业按经营规模可分为典、当、质、押4类。“典”资本雄厚，从事长期巨额贷款。清末由于现代银行的产生，“典”在全国仅剩两家。20世纪10年代，江苏省政府规定：“架本”在8万元以上的称“当”，租界外的典当按江苏省规定经营。“典”和“当”都要由官府批准，立案、领贴后方可经营。

“质”架本在4万—8万元之间，不必向官府领贴，同业认可，加入同业公所即可营业。架本不满3万元的称“押”，小押店仅100元—200元，押店招牌不能用“当”字。押店大多为私设，取息较当铺高，满当期短。

此外，还有一种“代当”，在乡镇中比较多，俗称“代步”。它们或与典当订立契约，领用典当资金在当地收受典质物品转押与典当；或由典当派人监督，由典当在其收取的当息中给予一定的佣金。这种“代当”直至抗战时期才逐渐消失。

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当铺分布广泛。清康熙中叶上海县有典质铺89家。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起义时，南市当铺为避免战火，纷纷迁入北市租界内。当时的典当集中在金门路，形成了历史上的“典当街”。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调查，全市共有典当行150多家。

20世纪20年代，外国廉价丝织品倾销上海，金价、银价大跌，满期当物因当户不来赎回而大量积压，大当铺业务萎缩，纷纷歇业，1931年全上海资本在3万元以上的当铺仅44家。小典当铺则因市民生活贫困，典借人很多，营业反而兴旺，1937年7月前夕，有600多家小当铺。

战时租界成为“孤岛”，小押店多达1000多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取缔日伪统治时期开设的当铺，至1949年5月解放前夕存282家。

(摘编自《上海金融志》)

**上海蓝天经济城**

南翔游戏谷

- 游戏产业集聚区
- 充足空间规划
- 优质配套政策
- 租金减免

联系电话：朱先生 18918526217 张先生 13661404363

南翔·元谷 文体旅元宇宙生态区

- 南翔古镇新地标
- 租金减免

联系电话：金先生 13651936939

总部地址：嘉定区南翔镇银翔路655号  
总部热线：59129999 59122222

**解放日报分类广告**

刊登内容

遗失声明	拍卖公告
注销公告	清算公告
减资公告	分立公告
吸收合并	房屋征收
产品宣传	各类启事

承接地址：威海路755号上报大厦27楼  
联系电话：021-63510135  
传真：021-52920283

### 尽情吸收新知识

吴石8岁时，在外远游行医的父亲回到家乡，应聘在螺洲公学教书，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教书匠。吴石随父旁听国文课程，开始接触到启蒙教育。与其他小伙伴比，吴石这时才接受启蒙教育，在受教育的时间上无疑是晚了一些，但他的悟性在众学子之上。每日晨曦，他早早起来，吃完早餐，紧随父亲沿着青石板小道走向学堂。大约8点钟的光景，吴石手持戒尺，走入学堂，俨然一副“小先生”的模样，严肃、可笑。

在这所学校中，学子们只背诵儒家经书，不求甚解。吴石后来回忆：“诵读以经为主，教学则重背诵默记，乃经义深奥，不易熟习，年长之同学每遇默读，辄错误百出，因而遭师责者，比比皆是。”

吴石在这批同学中年龄最小，但所学的课程，隔日即可默写无任何错误，别提在场的老师、同学有多惊诧了。当他的眼神与老师、同学的目光相碰，一丝得意即刻挂在脸上。小小一件事使吴石得到了众人的赞誉，他欢欣、激动，从此更加勤修旧业。



## 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立 著

书，自信心大增，学业明显长进。每次考试，他的成绩都在同学中名列前茅，聪慧的潜质得到释放。单算学一科，就如鱼得水。吴石后来的回忆道：“习算学时，师母以学程外补之课题相试，余均能解答，师以为奇。”

乡村的学习已不能使吴石满足。选择再次离开家乡，只是时间的问题。

转眼到了1910年春，乡村的学习再也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吴石在父亲的带领下再次来到当时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福州，参加热门学校开智小学堂的春季入学考试。一张红榜出来了，吴石挤进拥挤的人群中，“吴虞薰”(吴石号虞薰)三个字赫然出现在榜上。

开智小学堂是在废科举、办新学的浪潮中兴办起来的。倾向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张运枢等人认为仅仅有一个开智学会还不够，决议创办一所新学堂，取名“开智小学堂”。很快这一申请得到清政府学务处的批准。1904年10月，开智小学堂在福州台江南禅寺开张。尽管依托寺院的院舍办学，但学堂里弥漫着倡导新学的清新空气，与寺院的肃穆形成极大的反差，所聘教师都是当时福州

地区的知名人士，富有开放、开明的思想，在福州地区名声大振。吴石进了这所学校后，身临闹市，眼界大开，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发展实际上是这时才开始的。他后来曾向好友说过：在乡村读了几年私塾，只知背诵古书；到开智小学堂才开始读历史教科书，读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日战争等事件，知道国家、民族有被瓜分的危险。尽管吴石对待社会问题的观点尚未形成，但对外界的看法显然是积极和明确的。

吴石在这里学习整整一年。这一年，对吴石一生的意义重大，不是因为进入入学，而是吴石的文学兴趣从这一年开始。他自认为：“余之文学根底得以奠立初基。”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感情，从此，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文学情怀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书卷气成为他身上挥之不去的特性。

市中心的于山北麓，环境优美，清幽宜人。它的前身为清道光廿八年(1848年)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保福山学校，后取《礼记·大学》中“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而改名为“格致学校”，之后又改名为“格致书院”。到了1911年，格致书院已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除外籍教职人员外，国内名牌大学和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加入教学、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该校很诱人的招牌是这里大部分学生能够直接插入国内名牌大学和任何一所大学的三年级续读，学业优秀者保送升入美国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名校深造。尽管这里学杂费比福州同等学校高，但对吴石来说，有太多的诱惑——一流的教育质量、远渡重洋的机遇……这些恐怕都吸引吴石想转学于此。吴石的想法得到了望子成龙的父亲的支持。

在这里，他尽情呼吸弥漫着新知识的空气，第一次接触西方教育，学习伦理、格致、体操……这些在私塾里听也不曾听说的课目。在开智小学堂所未设置的课程。当他接触这些新奇的知识后，感到眼界确实开阔多了，眼前的世界斑斓多彩！他的求知欲、好奇心迅速找到满足的空间。

在课堂上，他第一次听到广州黄花岗起义，老师用自己的语言诉说黄花岗烈士惊天地、泣鬼神的义举，告诉同学们在烈士中福建籍的就占到三分之一。老师的泣诉深深打动了课堂上的学生，也深深触动了吴石的灵魂。吴石对烈士们的义举钦佩不已，对先烈们的敬意在内心深处油然而生，忠诚、爱国等字眼深深烙印在吴石的心里，虽然忠贞、爱国具体指什么，他尚不清楚，但为天下人谋福祉的思想在他的心灵里埋下了种子。

(二)

连载